

·
恋
恋
民
国
风
·

肖
凤
著

我愿秋常驻人间

萧索的 只是离去时的背影
那些笔迹历经荒老 证明爱真的来过

庐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肖凤 著

·
恋恋民国风
·

我愿秋常驻人间

萧索的 只是离去时的背影
那些笔迹历经荒老 证明爱真的来过

序 隐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愿秋常驻人间 / 肖凤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1

(恋恋民国风)

ISBN 978 - 7 - 5309 - 6954 - 0

I. ①我… II. ①肖… III. ①庐隐(1898~1934)—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9636 号

我愿秋常驻人间 恋恋民国风

出版人 胡振泰

作者 肖凤

选题策划 田昕 曾莹

责任编辑 袁颖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印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32 开(880 × 1230)

字数 133 千字

印张 7.75

定价 25.00 元

目

CONTENTS

录

| | |
|-----------------|-----|
| 第一章 苦闷的童年 | 001 |
| 第二章 独自闯天下 | 015 |
| 第三章 激情与彷徨 | 025 |
| 第四章 深沉的悲哀 | 049 |
| 第五章 重生的欢乐 | 085 |
| | |
| 附录 云鸥情书集 | 133 |
| | |
| 后记 | 241 |



· 一九二九年时的卢隐

第一章 苦闷的童年

19世纪末叶的中国，还处在清朝皇室的统治之下。在福建省闽侯县的县城（今福州市）里，坐落着一座黄姓举人的邸宅，这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小院落。这位黄举人是一个严肃古板的读书人，脾气乖戾而暴躁，他的夫人则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思想保守而迷信。

这时候，他们的膝下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子，很想再生一

个女儿。天遂人愿，在1899年的5月4日^①，他们盼望已久的女儿终于降生了，这个孩子就是黄庐隐，刚出生时名字叫黄英。但是命运之神太喜欢捉弄人——不早不迟，恰巧就在小庐隐降生的这一天，黄举人的岳母去世了。迷信的黄夫人便认定这个刚刚降生的孩子是一个不详的小生物，正是她

① 关于庐隐的出生年代，有三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生于1897年。根据有三：（1）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庐隐自传》一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歿于上海大华医院，享年三十七岁。”照此推算，当然是生于1897年。（2）庐隐的好友刘大杰先生在《黄庐隐》一文里，说庐隐死时是“三十七岁”。（3）由杨晋豪主编，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出版的《二十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第一部二十三年度中国文坛巡阅》一书中，有一篇名为《庐隐难产丧生》的文章，文中说“三十七年前”出生，与上面说法相同，但在题目后面又注明她的生卒年为1898~1934，自己的说法有一年之差。

第二种说法是生于1898年。根据是《庐隐难产丧生》一文题目后面的数字。

第三种说法是1899年。根据是庐隐在女高师求学时的同窗好友、华东师范大学程俊英教授1980年12月3日与笔者的谈话。当时笔者曾就庐隐出生年代问题请教她，她说：“我生于1901年，黄英（庐隐本名——笔者注）比我大两岁，她生于1899年。”笔者在《庐隐传》的第1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中，采用了程俊英教授的说法，并在第一章结尾处作了详细的注释。

的出生带来了外祖母的死亡，因而再也不愿意亲自给她哺乳，只草草地雇用了一名奶妈，就把她远远地打发至下房。

这个小东西长着一张扁扁平平的长圆脸，塌陷的鼻梁，高高的齿骨，一张不像女孩儿的大嘴，两条眉毛相距过分地宽远，会让人不期而然地想起“眉间尺”这个别名。总而言之，她不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小姑娘。偏偏这个小姑娘又最爱哭，对长辈从来不笑脸相迎，而且脾气执傲，从来不听大人的调度，这就更招惹得母亲讨厌，哥哥也讨厌。长到两岁的时候，这个缺乏照料的讨厌的小东西又生了满身的疥疮，又痒又疼，终日号哭，气得她母亲差一点儿把她一捧打死。多亏给她喂奶的奶妈看着她可怜，央求太太，要把她带回自己乡下的家里去抚养，说如果将来能好，就给太太送回来；要是死了，也就算了。母亲听后，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1901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奶妈把不满两周岁的小庐隐抱在怀里，手上挽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衣包，离开了黄举人的家。她一边抚慰着怀中的孩子，一边加快了自己的脚步——郊外的家里，还有两个亲生的女儿，在盼望着归来的母亲。当春日的骄阳升起在天空正中的时候，奶妈抱着小庐隐，终于走进了一个环山绕水的小村庄。她的家是一座用茅草和黄泥筑成的平房，一排稀稀落落的竹篱笆，围起了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外就是一道流动着的小溪，迈过小溪，

则是一片绿油油的麦地。奶妈的丈夫是一个淳朴的农夫，每天都在田地里耕作，他们的小女儿与小庐隐同龄，便成了小庐隐亲密的伙伴。这片广阔的土地，就成了小庐隐天然的乐园。两个出身不同的小姑娘，天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玩耍。潺潺的流水，碧绿的群山，美丽的朝霞和晚霞，唱歌的牧童，就都变成了小庐隐心中终生难忘的图画。

有了广阔的天地，有了可爱的伙伴，有了明媚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小庐隐的内心充满了快乐，黄瘦的小脸儿逐渐变得黑红，小胳膊上、小腿上、小屁股蛋儿上渐渐长出了胖胖的肉涡，满身的疥疮竟然痊愈了！她和自己的小伙伴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在同一块土地上嬉戏，在同一条溪流中蹀水，天长日久，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座普普通通的农家草房，也变成小庐隐依恋的家园。正是在奶妈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里，小庐隐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1902年，小庐隐三岁的时候，黄举人受到清朝皇室的恩宠，放了湖南长沙的知县，黄家上下欢天喜地，都准备着跟随老爷上任，享受荣华富贵。这时，黄夫人想起了那个不祥的女儿，就派人把她从奶妈家里接了回来。小庐隐当然不懂得放任的含义。她小小的心儿里，只是怀念着她的奶妈和朋友以及那片美丽的土地，因而虽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却反

而郁郁不乐，终日啼哭。她的这种举动很扫大家的兴。有一次，她正坐在堂屋里痛哭，被她的父亲迎头撞见，黄举人洋溢着喜气的脸上，立刻换成了怒容，他瞪着白眼向她吼道：“哭什么！一天到晚看着你的哭丧脸，真叫人冒火，再哭我就要打了！”

小庐隐一向最怕她的父亲，这时看见了父亲的怒容，听到了父亲的喝斥，小身体立刻吓得瑟瑟发抖，赶紧忍住了哭声，溜到门背后去，躲起来了。

然而，她心里还是十分想念亲爱的奶妈和朋友。这是一个生来极重感情的孩子，她的每一根纤细的神经，对感情的得失、冷暖都感觉得极为敏锐。生母不曾给过她甜蜜的母亲的爱，她就把孩童的依恋全部交给了乳母。三岁的孩子当然不会懂得什么叫做官，她只是觉得离开了亲爱的奶妈，自己的感情就失去了凭借。于是，他们全家坐在船上向着长沙进发时，她望着翻腾跳跃的海水，小小的心儿里涌起的全都是恐惧、寂寥那些只有非常敏感的孩子才能体验到的情绪。她开始低声地哭泣，继而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哭声使赶路的一家老小异常烦躁，她的哥哥立刻从船舱跑到她的身边，小声地哄她说：“妹妹，不要哭了。再哭，爸妈会生气的。”

她却无力止住自己的哭声。

哥哥只好摇撼着她的肩膀，大声地对她说：“你再哭，海龙王就会把你捉走了！”

她仍无力止住自己的哭声。

这时，黄夫人也从舱房里赶了出来，焦躁地对她喊叫：“你再哭，父亲就要把你丢到海里去了！”

然而，小庐隐感到内心里充塞着无尽的悲哀。无论哭得有多么响，那包裹着她的无边无际的悲哀都宣泄不尽，她只好继续不停地哭叫着。

此时，走马上任的黄知县正在船舱里与几位同僚商议公事，女儿那不断的哭声渐渐地激起了他的怒火。他快步走到小庐隐的身边，一把把她提起来，伸手就要把她向海水里抛出去。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一个听差的奔了过来，把小庐隐从黄知县的手里夺了过来，这个小生命才得以逃脱茫茫大海的吞噬。

黄举人全家在长沙度过了三年安定富足的日子。1905年，小庐隐六岁的时候，在年关刚过的正月，黄知县忽然患了心脏病，不到十天，就去世了。这一年，黄夫人只有三十六岁。这位中年守寡的妇人，带着五个没有成年的孩子（小庐隐下面又有了一个妹妹）一筹莫展。多亏一位忠厚的老家人，与黄知县的同僚们一起，帮忙料理完丧事，又把黄知县多年搜刮得来的一万多两银子拿出来，把许多东西变卖，凑

成了两万块钱的现款，汇到了北京黄夫人的娘家。小庐隐的舅舅听到了黄知县的死讯，立刻打电报到长沙，告知会接黄夫人母子到北京去。

七满之后，黄举人的长子与老家人护送黄知县的灵柩从长沙返回福建闽侯祖籍安葬。黄夫人则带领着其余的子女，水陆兼程，北上去京。不巧，火车走到许州，遇到黄河发大水，铁轨也被浸坏。黄夫人和孩子们被阻挡在许州，无法前进。黄夫人因为哀伤过度，再加上忧心如焚，生起病来。幸好许州车站的站长也是福建人，把他们全家接到他的家里去住。黄夫人在许州休养了三个月，病情才见好转。这时，黄河水势已退，小庐隐的舅父派他的儿子到许州来接，黄夫人和孩子们才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仍然是一座封建帝王的京城。在紫禁城那高大巍峨的红色宫墙外面，坐落着一层又一层的、规模不等的四合院。远远望去，确实是庄严肃穆、气派非凡。然而，20世纪初叶的世界，已经是爆发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世界，而清朝统治者却不顾历史潮流的推动，仍然昏庸地关起门来自称老大。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从来不去想想国家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死活，所以，在离金碧辉煌的宫廷不远的地方，天子脚下的京城街道，全都是一条又一条凹凸不平的狭窄胡同。每逢下雨

落雪的时候，到处都是脏污的泥泞。小庐隐初到北京的时候，坐在骡子拉的车子里，由于道路颠簸，从车站到舅舅家的路上，她的脑袋频繁地撞到车顶上，竟然碰出来许多大疙瘩，疼得她放声大哭。成年之后，她还对此事记忆犹新。

小庐隐的舅父当时正出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在北京城里有一处很大的宅子，宅子里还有一个大花园。黄夫人在娘家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归宿，按说小庐隐的生活也该从此安定了。然而这个天性向往自由的孩子，受不了传统旧思想的束缚，等待着她的，仍然是歧视与冷漠。在她七岁的那一年，她的只会念女四书一类东西的姨母，当上了她的启蒙老师。每天早晨，姨母把这种乏味的玩意儿教给她一课，然后就把房门反锁上，让小庐隐独自去读。她像一个小小的囚徒，独自呆坐，这样的功课对她毫无吸引力。她只得无聊地望望头上的天花板和包围着她的空空四壁，心里感到说不出的荒凉。常常就在这样百无聊赖的时候，她会突然听见院子里哥哥们唱歌的声音，或是玩捉迷藏游戏的嬉闹声、欢笑声，孩子们特有的充满着朝气的声响，会立刻强烈地吸引了屋内这个“小囚徒”的注意力。于是，她就赶紧爬到桌子上去，用唾沫把糊窗纸舔湿，用小手指戳一个洞，把一只眼睛贴在洞口上，专心致志地往外看。哥哥们笑，她也笑；哥哥们着急，她也着急。一个

枯燥的上午，就这样被她巧妙地消磨过去了，然而到了11点多钟时，门外会忽然响起姨母那沉重的脚步声。这时候，她的小心儿就会提到喉咙口。当姨母拉着长脸对她说“过来背书”的时候，她简直就像被宣布了死刑的小囚徒一样可怜了。于是乎，骂，打手心，还要告诉到母亲那里去。接下来的，则是来自母亲的更厉害的怒骂及鞭打——常常是被用了鸡毛掸子狠狠地抽。每天，每天，都要演出这样一幕。小庐隐也曾暗下决心：从此改了吧，用功读书。但是一看见那女四书一类的东西和那如牢狱般的书房，小心儿里就充满了厌倦、腻烦。所以，即使是再凶狠的毒打，也纠正不了她的拗傲的脾气。

就因为如此，黄夫人对小庐隐再也没有好脸色。全家上下都觉得这个孺子不可教，亲戚朋友之中很少有人理会她。小庐隐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只好上半天做小囚徒，下半天一个人溜到花园里去，找枝头的鸟儿和土里的虫儿做朋友。

有一天上午，姨母照例教她读书，之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竟把自己的一只表丢在了书房里。这只表给小庐隐无聊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她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观赏它的外壳，然后再把表壳打开，把里面的零件一个一个地拆下来，摆满了一桌子。等她一件一件细细地赏玩够了，再按照原来的样

子重新安装好，除了拗断了一根发条之外，其余的一切都像原来的一样。小庐隐仍然把表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心里对那根断了的发条一直惴惴不安。果然，到了下午，姨母拿表的时候，发现发条出了问题，立刻高声地叫起来。小庐隐的心怦怦地跳着，为了逃避难堪的责问和惩罚，她立刻不顾一切地溜到花园里去，在假山洞里躲着，哥哥们叫她，她也不应，一直躲藏到夜幕降临。天黑下来了，花园里充塞着凉气，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小庐隐感到害怕，她觉得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但是回房去呢，又要挨打。怎么办呢？她一边苦苦地思索，一边就走出了园门。不料，刚一走进院门，就被母亲一把拉住，又捶打又审问，吓得小庐隐不敢开口说话，母亲却威胁她：“如果再不说话，就拿针来缝住你的嘴，让你永远说不得话。”小庐隐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不料，诚实换来的却是更厉害的惩罚，她被关到一间堆放破烂的小黑屋子里。屋子又黑又小，弥漫着潮湿的臭气。小庐隐坐在杂乱肮脏的柴禾堆上，肚子又饿，心中又气闷，小心儿里觉得异常酸楚。她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感到了厌恶，她想象着，也许死了会比活着更快乐些，那就不如干脆死掉算了。她就这样，哭哭，想想，想想，哭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她倒在柴禾堆上，像一只落难的小鸡雏，使得亲戚们生出了些恻隐之心，这才劝黄夫人把她放了出来。

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两年。她的母亲对她总是冷若冰霜，晚上只许她睡在女仆们的下房里。每逢舅舅家里有了喜事，或是宾客盈门的时候，黄夫人都把小庐隐锁在另外的院子里，不许她出来见人。她看着兄弟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像小天使一样地在人群里飞翔，她的小心儿里就充塞着痛苦和怨恨。黄夫人这种庸俗和势利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这个重感情、不随俗的小女孩的心灵。

在她九岁的那一年，一个偶然的机，她的母亲和舅母得知城里有一所教会开办的、学费便宜的学校——就是位于崇文门附近的女子慕贞学院^①。

这所学院的学生平时需要住校，只有寒假与暑假才能回家，如果信教，学费可以免缴，所以这里的学生，大都是农村里贫寒教徒家的女儿。平常的伙食，就是窝窝头、老米饭、白水煮茄子、不放油的老咸菜。这样的学校，黄夫人竟然急急忙忙地把她女儿送进去了。临行的那一天，黄夫人把小庐隐叫到眼前教训说：“你一天到晚不念书，尽顽皮，把妹妹都引坏了。我现在送你住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赶出来，我就不要你了。”小庐隐听了这话，又害怕又

^① 苏雪林：苏雪林著《文坛话旧》，香港文艺书屋1968年出版，第47页。

伤心，立刻放声大哭起来。黄夫人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并不心软，还是嘱咐舅母与表兄把她送进去了。

慕贞学院的校长，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头发花白的美国老太太，她最关心的是学生能否皈依上帝，因而制定了严格刻板的校规。天性向往自由的小庐隐，在这座庄严肃穆的学堂里，感到很不自在，她常常呆望着窗外绿色的草坪、盛开的杜鹃花以及黄昏时候柔媚的晚霞，在大自然的美丽中找寻着温柔的慰藉。幸亏得到了一位大同学的照顾，还有一个小朋友纯洁的友情，她才能够勉强强地打发着光阴。

小庐隐在这所学校里一直住到辛亥革命爆发。当时，黄夫人全家已经从北京逃至天津租界，丢下小庐隐在学校里没有人管。直到美国校长表示不再负责任时，小庐隐才被接回舅舅家中。这时只有一个老听差和一个表兄看家，小庐隐对着空荡荡的房子，想着残忍的母亲竟然抛下了自己去逃难，不禁呜呜地痛哭起来。在家里担惊受怕地住了三天，庐隐才与另外两个无父无母的表妹同路找到了天津。

半年之后，战争结束，局势稳定下来，民国宣告成立。黄夫人全家回到了北京，又要送小庐隐回到那所教会学校去。这时，庐隐的大哥已经从福建老家来到北京，他对妹妹还好，小庐隐就与大哥商量，请大哥辅导她写文章，然后去投考高小，不再到那所教会学校去求学。在大哥的支持下，

她居然考中了。那个时候，她拼命地用功，进步之快，使对她缺乏真正了解的母亲和亲戚们大为惊讶，想不到他们眼中的这只笨小鸭，竟然如此聪明！高小毕业之后，她又在大哥的帮助和鼓励下，考中了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得到了官费的待遇。目光短浅的家里人还以为她说谎，直到她把行李搬到学校里去住宿了，才不得不点头称赞说：“想不到这孩子竟有出息！”

这一年，小庐隐十三岁。从此，她告别了童年的厄运，开始了崭新的学校生活。